

家在海南

儋州歌海

吴文生

我平时不爱浏览手机上的微信，但是，随着春节临近，朋友们发来的短信、微信渐渐多了起来，这时就不得不看了。

果然，有位内地的朋友在微信里写道：你们儋州有句著名的山歌“儋州自古称歌海，山歌唱得白花开。村村都有赛歌手，山山水水是歌台。”请问，“歌海”两字如何理解？我回答他，参加儋州调声的人数多得以万数来计算，场面非常的壮观，令人震撼，所以叫“歌海”。他紧接着问，“歌海”是不是也有潮起和潮落的时候？我说有这个意思，他又穷追不舍地问，什么时候是“歌海”？见他这么认真，我思索了一会后回复他，一年当中“歌海”的出现有好几个时段：好比说大年初一至初三，木棠镇的调声是第一个“歌海”；正月十五中和镇的“烧梅根”、闹元宵是调声的第二个“歌海”；正月十六，马井镇的调声是第三个“歌海”；农历二月初二，海头镇迎龙舞狮、赛龙舟、唱山歌和调声，算是第四个“歌海”；到了五月初午节，光村镇泊潮村的龙舟节调声是第五个“歌海”；八月十五中秋节，古城中和镇的调声可以说是第六个“歌海”；再加上官方举办的“调声节”大约就有七个“歌海”。这位朋友看了微信后，给我发了个哈哈大笑的表情图案，并加上一句：“不到两个月就有一个歌海，儋州真牛！”过了一会，他又发微信问，你能谈谈儋州调声形成的年份和发源地在何方吗？这一问，不由使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儋州调声发源于何时，史料上没有有一个准确的说法，根据现有的资料和专家学者们的考证和推算，应该在苏东坡贬儋之前就流行了，也就是说儋州调声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的发源地在儋州的北部地区（俗称北岸地区）。何为北部地区？一般说来是以北门江中心河段以北的地区，即干冲、三都（今划归洋浦经济开发区管辖）、峨蔓、木棠和光村的一部分。儋州旧“八景”中，北部地区就占了六个。

儋州调声经历了传承和发展的两个艰难的时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儋州调声陷入了低谷时期。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县委、县政府为了落实党的“三农”工作，抓好“农业学大寨”、计划生育、农田水利建设、发展粮食生产和公购粮的征收等中心工作，在原三都公社（今洋浦经济开发区三都办事处）成立了“大寨办”。“大寨办”主任和副主任都是具有多年“三农”工作经验的老领导，深知儋州山歌和调声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必须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民间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即“寓教于乐”，使群众容易接受。于是组建了“儋州民间歌剧团”，把一批熟悉儋州山歌调声的男女青年调入歌剧团，又从教师队伍中抽调几名“笔杆子”进行创作。他们演唱第一个节目的内容是计划生育，当时观看演出的群众多得不计其数，可谓万人空巷。由于歌剧内容反映的是人们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演出从始到终无一人离场，演出结束后群众久久不愿离去。“大寨办”抓住这一有利的时机，在整个北岸地区巡回演出，所到之处都深受群众的欢迎。后来工作队下乡开展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一九八七年七月，珠江电影制片厂根据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意见，来儋县拍摄一部儋州调声的新闻纪录片，地点选择在木棠镇的“王河漏”坡地上。这一天，来自周边几十个村庄近两万名男女青年，像过大年一样，身着节日的盛装，手指勾着手指，围起一圈圈，唱起优雅动听的儋州调声，惊艳了珠影摄制组的导演和工作人员。他们感慨地说，我们到过全国各地去拍摄不少的民间活动，但像儋州调声这样令人震撼的场面，还是头一回看到。

从那时起，每年的大年初一到初三，来自北部地区的男女调声队自发地齐聚木棠镇唱调声。2017年大年初一，为了感受木棠歌海的现场气氛，我舍弃饭桌上的美味佳肴独自驾车到木棠。快到中心场地时我朝前方远望：哇！简直是人山人海，政府指定的汽车训练场地根本就容不下几万人的调声队伍，周边的小山包都站满了人，歌声好比龙门激浪的吼声，此起彼伏，从空中俯视调声场面，夕阳照耀下五颜六色的花伞和调声队的服装伴随着动作的变化，像涌动的大海，波光粼粼，令人赏心悦目，美不胜收。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

浮世绘影

几缕春风

孔帆升

灌气

正月初五的中午，儿子请他岳父的客，叫我去陪。正炒菜呢，煤气就火力不够了。我嫌儿子做事慢吞吞的，便匆忙下楼下石阶来到街上，顺手招了辆三轮，问好来往煤气站一趟多少钱，摩的师傅说十元。我说好，上车就奔煤气站。他在路上又补了一句：“我不包送上门的。”我说：“当然，你比我老，我自己扛。”

三分钟左右就到了山凹里的煤气站，问好新罐与灌满一罐气多少钱，煤站人说245元。灌气，付钱，利索地完成了买卖。我提上煤气罐上了三轮。离开煤气站几步远，一直沉默的老师傅冒出一句话：“你本来可以少给几元的。”我一时没回过神来，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是讲价的年头”。我这才领悟到他好心想我少出点钱，以免被人“傻黑”。

我心存感激，告诉他：“我不习惯与人讲价，就让他多赚几元吧。”老师傅一时无语，一会又提起一个话题，问我：“你是教书的还是搞行政的？”

话不多，路也不远，我与老师傅的心也似乎隔得不远的。

理发师

老方五十开外，给我理了十几年

我的家乡在万宁市万城镇仙河街北门，祖上明初从南京迁来海南万安军万城，初往东关，后移北门。明洪武三年(1370)，万安军改设为万州，万城是州府所在地。明时的万州，虽然人口只有1万多人，但作为州府之地的万城，人口较集中，年味文化较为浓厚。万州年味文化的精华，最突出的是“分岁”“守岁”“搬岁”，此“三岁”一直流传至今。

所谓“分岁”，即万城人俗称的“做年”，意为在新的一年里到来之际，家庭以隆重的仪式，迎接天地恩赐新岁。古万州（万安）人认为，人生之岁，是天地分给的。“天增岁月人增寿”。所以，在每年的第一天，都要以隆重的仪式来迎接。

《康熙万州志》曰：“元旦，祀其先，继拜父母与其长者。拜毕则会食，曰‘分岁’。”古志里记述了万州人过年祭祖、敬拜父母及长者，吃团圆饭等等，也记述了“分岁”。就是如今万城人俗称的“做年”。

万城人的“分岁”，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是年味最浓厚的精华。万城家庭的“分岁”是较为传统的，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是以斋饭“分岁”。因为只有斋饭“分岁”，初一早上才好“搬岁”。我家一直以来都以斋饭“分岁”。

万城人“分岁”的准备工作较为繁多。古时流传下来的传统年俗，要求较严。“分岁”的斋菜必须用“清油”（花生油）炒。而弄些“清油”是农户较头痛的事。计划经济时期，粮油实行统购统销，商品粮油是凭证供应的，家里没人吃商品粮，到哪要“清油”？改革开放后，万宁没有私营油厂。民间为解决过年用油，大都是腊月时偷偷开榨坊，用生产队里分给的或自留地里种的花生，榨些“清油”过年。当然，多余的，除送亲朋外，也有偷偷拿到市场上出卖，换点钱过年买年货。我家的“清油”是舅舅送的。舅舅吃商品粮，每年都给我母亲半斤油票。没油票的家庭，只能在自由市场上购买。

我母亲煮斋饭，要求很严，每年腊月，母亲就要准备两样东西，一是引火草，二是柴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万城周边乡下，这两样东西都不缺，母亲带上姐姐出去一二趟，就能解决。起初，我对引火草了解不多。因为引火草就是万宁人用来做扫把的草，我们小时都叫扫把草。母亲说，这种草利火，一点就燃，引火很好。为

何非要用这草引火，万城能引火的东西多啊，如椰叶、稻草等。母亲说，万城的天气，春节期间大都潮湿寒冷，椰叶、稻草易潮湿，煮斋饭图的是吉利，如果从引火开始就不顺，新的一年将过得不如意。另外，扫把草烧起来有一股香气，煮斋饭图的是吉利，香气会带来好运。如今，“分岁”煮斋饭使用引火草点火在万城成流行，除夕前万城老街卖传统年货处都有卖。而煮斋饭的柴火，也很讲究。我母亲说，“做年”的柴火，一定要直，不能歪弯。为何？小时我曾问过母亲，母亲说，“分岁”的斋菜用歪弯柴火炒，是对天地、公婆（这里指的是先祖）不敬，会影响家族（过去万城很多家族五代以内是合在一起祭祖）的后代面颜，新生的子孙会眉凸目凹，不出人前（长的羞）……

斋饭“分岁”，还得准备斋菜。万城人对斋菜的要求很严格，不是所有的蔬素都能当“分岁”斋菜。万城的先人只选芹菜、茄子、“六姜”（学名蕪菜）、豆腐、绿豆芽等五种蔬素作为斋菜。这五款蔬素，款款都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如芹菜，寓意着勤劳，因为“芹”字与“勤”字海南话是谐音……

过去，万城人“分岁”，大户人家，是看时辰的。年前，大户人家会请“先生”到家中测算，哪个时辰“分岁”最为吉利。一般人家，大都跟随大户人家“分岁”，因此，除夕夜，万城的鞭炮从午夜一直响到天快亮。

万城人的“分岁”仪式较为简单：煮斋饭。斋饭是捞饭，不是平时的“国粹”（焖饭）。捞饭煮好后打入小碗等用。余下的捞饭一定要用蒸笼盛。为何要煮捞饭与用蒸笼盛？这里面是有原因的。母亲告诉我，捞饭口感清淡，年三十大鱼大肉后，吃点清淡的更合口胃。而“国粹”（焖饭）味儿浓厚，不适大鱼大肉后的口感。还有一点就是“国粹”（焖饭）实，不利初一蒸热。捞饭松，十分利于初一一蒸热。捞饭盛蒸笼，方便蒸。万城年俗大年初一是不能劳作的。蒸热捞饭，万城的老祖认为不是煮饭，只是加热。所以，年三十旧时万城家家户户都要使用蒸笼，因这一年俗生出一句万城俗语：“三十夜辉（晚）借蒸笼，不是呆就是傻”；炒斋菜，是“分岁”的第二步。斋菜要用“清油”炒。芹菜、“六姜”（蕪菜）切成一寸余炒，豆腐切小块油煎，茄子整条红烧，绿豆芽清炒；摆桌，将小碗饭与斋菜摆放在正堂八仙桌上，并摆放酒杯、筷子等。八仙桌上还要放有槟榔与小红包；仪式开始时，先烧香点蜡，接着倒酒入杯，主人双手捧槟榔，跪地敬请天神地神与先祖用斋饭。子孙按辈分跪拜……香烧至四分之三时，“分岁”进入后期，方可点燃鞭炮。放鞭炮后继续在正堂“守岁”……

鸟儿，是具有季节属性的，不同的季节，它们会呈现出不同的风采。

就拿最普通、最常见的麻雀来说吧，冬、春季节，亦是各有不同。冬日的麻雀，身体瑟缩而又粗糙，翅膀紧紧地缩着，腹下的茸毛却又膨胀开来，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叫做“炸毛炸翅”，难道它是想用膨胀的茸毛来遮挡冬日的寒冷吗？

茸毛“炸”开，一只只地面觅食的麻雀，远远望去，像一团团散乱的绒线球，毫无生动之感。

可一进入春天，景象就不同了。麻雀腹部的茸毛，已然收起，熨帖地包住它的胸膛，顺滑如绸缎，发散着明净的光泽；翅膀，也顺滑了，滋滋溜溜，似檐檐滑下的一串串水滴，给人一种滋滋润润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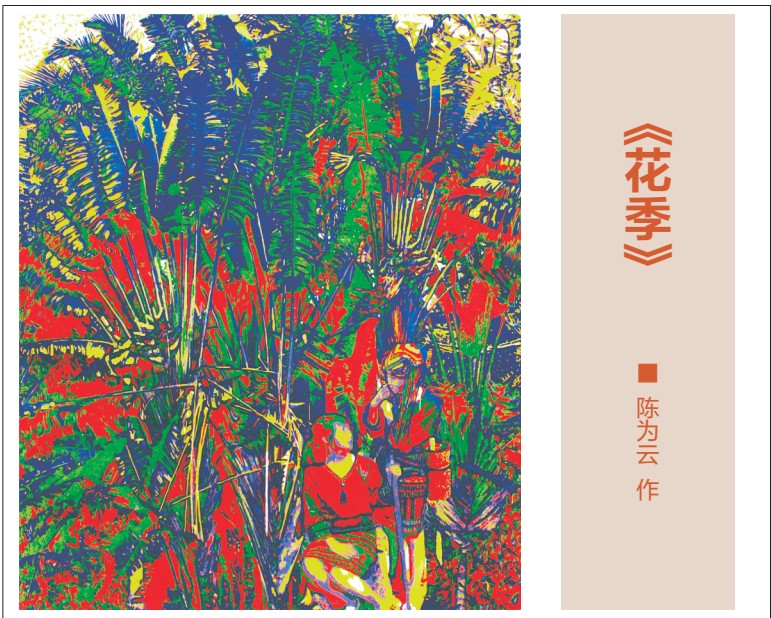
在乡间，早晨一起来，站立庭院中，不经意间，望向对面的屋顶，就会发现对面屋顶上落满了麻雀，静悄悄地望向东方，似乎，在等待太阳的升起。

蓦然间，晨阳普照，每一只麻雀，在此时，都会成为了一个亮丽的光点。感觉，好明亮，好生动，岁月静好，似乎，每一只麻雀，都成了诠释者。

春鸟中，春意最浓的，还是黄鹂啊。

“两只黄鹂鸣翠柳”，黄鹂，注定是与翠柳相伴的。黄绿色的身体，只有翅尾或者脑袋，略微有些黑色，那一抹的黑，倒是愈加衬托了黄鹂的黄、黄鹂黄中的绿。

春渐深，一树柳色，满目葱碧；春风吹拂，柳枝袅娜，风姿绰约，风神地神与先祖用斋饭。子孙按辈分跪拜……香烧至四分之三时，“分岁”进入后期，方可点燃鞭炮。放鞭炮后继续在正堂“守岁”……



《花朝月夕》  
春鸟儿  
路来森

谷雨前后，布谷鸟就叫了。布谷鸟叫的时候，春已深，春日迟迟，慵懒抵心。所以，布谷鸟才一声声地叫个不停：布谷，布谷……它在催，催促农人赶紧动身，栽瓜种豆、插秧散谷——布谷鸟，是一种特具灵性的鸟儿啊。

布谷鸟，是怎么叫都好——晴日叫，好；雨日叫，也好。

春日载阳，春阳暖暖；晴天丽日下，布谷鸟声声催暖，把个春天叫的愈加明媚、靓丽。一场春雨落下，布谷鸟声声带雨，雨润情浓，把个春天叫得滋滋润润、宽厚饱满。

春在深处，布谷鸟叫在深处，每一声，都是深情的呼唤。

当然，还有更多的春鸟。比如花喜鹊，“二月二鹊上梁”，花喜鹊已垒好巢窝，准备着繁育新的一代；比如家燕，翩翩而来，低语呢喃，呢喃往事，低语未来，它赋予春天一份幽微、杳渺的情味。

下，造成后车箱向前自动滑行，压住了正在作业的山民。幸亏金小伙反应快，在对方司机与山民吓得不知喊救命的情况下，众人合力排除了险情。山民脚背只是肿紫了，并无表面挫伤与流血，去医院治治应无大碍。

我们唏嘘不已，金小伙大咧咧视为平常，并没与对方寒暄，就继续赶路。他一路天南地北地扯，从闲聊中知道他早年有些浪，还去澳门赌得灰头土脸。回家后在当地开矿碎石，扎扎实实过起了日子。后来政府不准开矿，他就停了下来。

走进村落，见他盖的三层洋楼，前有院子，右有养殖地，左是池塘，院外皆是自己亲自侍弄的花草花木，杂以形状各异的石头，俨然天仙之居。当他知道我们是“文人”时，显出更率真的性情来，将一块水晶般的方解石送文友当笔架，另一块更大的给我当盆景，还要把一个微型假山搬上我们的车上。情何以堪！我说：“奇石，你所爱，我所爱，横刀夺爱或笑里夺爱非君子之道也。”他一个劲地说：“看上了尽管搬，不过是山上捡的寻常东西嘛。”每一句话都带有当地方言俚语中的粗渣，却句句实诚。我心虚汗颜，推托，婉谢。然后，车子开出院落，在他指挥车子离开的“走，走，走！”声中，我们挥手道别，心有余念。

这是我初春时节遇到的最赏心悦目的情景，姑言初春里遇见的春天罢。

诗路花语

初春

陈海金

一朵朵豆荚花  
爬上篱笆的肩膀撒娇  
温柔的风  
抚摸着田野毛绒绒的绿  
燕子驮着带露的晨光  
用一啄啄春泥  
堆砌一阙温馨诗词  
当解冻的流水  
款款走进石拱桥的眼眸  
桃树的枝头  
轻轻萌动芬芳的梦  
一只蝴蝶  
掠过春天的窗扉  
就成了一声由衷的赞叹  
在村落翩翩起舞

点亮元宵灯笼

白俊华

整个白天  
我都轻盈地行走在早春的阳光里  
此时，体内积蓄的热量  
已经足够点燃夜晚  
那么，就在月亮的笑声传来之前  
伸出手指。然后，把纯净  
融入一盏又一盏喜上眉梢的灯笼  
扩展，初心的色彩

二月

方华

一片一片地梳理阳光的羽毛  
这温暖的冲动 和金色的飞翔  
我蓄谋已久

用潮湿的情感  
去打动绿色  
唤醒霜雪深处一棵嫩芽的激情  
感化一块石头  
让坚硬的内心听到泉水的流淌

用一枝梅点燃苍茫  
用白云擦亮蓝天和鸟鸣  
用一场南风  
彻底摧毁一座山凌冽的抵抗

在季节的门楣挂上一盏红灯笼  
渲染重新驭临的时光  
准备一场泪水  
打湿农历里流浪的所有心情

魔术师

路志宽

一首首古典的诗词  
绽放在桃树上  
在故乡  
柳枝被二月春风轻轻剪出婀娜之姿  
芳草被碧绿的墨色一遍遍涂画在泥土的宣纸上

春风是位魔术师  
每吹一口气，都会演绎出一次神奇  
被感动的鸟儿  
用自己的歌唱为一个季节抒情

千山万水，天地万物  
都在复苏在自己的梦想  
水墨洞开，看万里江山如画

温暖的春风再吹一次  
又吹开一朵桃花  
而我此时就是一只蜜蜂  
情愿呆在你的花蕊里，安个家

花期

林杰荣

错过了一次花期，你  
是否对永恒已心存怀疑  
我不否认破败时常在季节插上旗帜  
然而，这万紫千红的阵痛  
并非为了孕育永不熄灭的焰火

灵魂在不远不近处才能看清，荒芜  
只是芬芳用来突围的历练之地  
沒有一朵鲜花值得铭刻不朽的碑文  
不妨打破僵持的时光  
碎了才会拥有重塑完整的延续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